

2005 中国年度 童话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选编

长江出版社

2005 中国年度童话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 漓江出版社 99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5中国年度童话/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选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6.1

(2005中国年度作品系列)

ISBN 7-5407-3574-0

I .2… II .中… III .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54172号

2005中国年度童话

选 编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责任编辑 庞俭克 邹湘侨

美术编辑 罗 云

责任校对 田 芳 徐 明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821573 2863978

传 真 0773-2821268 2802018

邮购热线 0773-2821573

电子信箱 ljcb@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98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16千字

版 次 200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2 000册

书 号 ISBN 7-5407-3574-0/I·2441

定 价 19.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千年海龟案	张锐强 (1)
老鼠的春天	李丽萍 (13)
馋小猪的灵敏鼻子	张秋生 (16)
挂风铃的小屋	林颂英 (19)
弹簧小子	李志伟 (21)
尾巴它有一只猫	卢 颖 (25)
大树城堡	金 波 (27)
流浪狗的画中岁月	吕丽娜 (30)
开心恐怖万圣节	张剑臣 (42)
我给海妖当家教	北 董 (47)
狮王、瀑布爷爷和盲鸭子	戴 达 (52)
冬与春之间	龙 竞 (58)
夜晚的笛声	谭旭东 (61)
面包狼的家	皮朝晖 (63)
两只相距4.5厘米的蚂蚁	薛 涛 (67)
百子图	范锡林 (71)
最后的辉煌	孙幼军 (77)
小螃蟹的半个贝壳	肖定丽 (81)
再见，大头蟋蟀	苏 梅 (87)
画 狼	刘保法 (90)
狐狸笨笨的百合花原野	孙丽萍 (93)



谁说我们没智慧	张留留 (100)
我想做一片绿叶	汤素兰 (109)
小作曲家的故事	李丽萍 (117)
绿蚂蚁公园	邱 勋 (120)
老拖鞋与老小姐的故事	关云匀 (127)
奇妙百货店	俞 愉 (139)
半夜的星星会说话	王巨成 (143)
聚仙壶	范锡林 (147)
飞翔的蜘蛛	朱效文 (152)
兔子萝里	王一梅 (154)
紫藤花深处的小药房	李小艳 (156)
红 狐	鱼 娃 (160)
我是一枚秋天的叶子	孙丽萍 (163)
光的孩子和敲钟的老人	周 瑶 (172)
幻想狗的奇异世界	萧 袤 (181)
天使到人间	张留留 (186)
山林中的小屋	鲁 冰 (195)
面包大楼	朱效文 (198)
竹精灵	李东华 (200)
像天一样蓝	石 帆 (206)
玛莎外婆的故事	成小睿 (209)
魔法森林	孟凡明 (214)
听, 鲸鱼在唱歌	李志伟 (226)
流浪的楼房	李维明 (231)
兔子卡娜的脚丫	张烨萌 (234)



千年海龟案

张锐强

回头想想，我之所以会经受那样的磨难，根本原因就在于刚愎自用，自以为已经活了一千年！那天是休渔期的第一天，我想他们人类至少要做做样子，派几条船到海上去巡逻，因此渔民不敢铤而走险顶风而上，我浮上去应该不会有问题。

但不曾想我还是错了。不过这也不是我的错，套用人类的一句话，不是我无能，而是人类太狡猾。哦不，不是狡猾，而是残忍。

终于盼到了休渔期，我前所未有地放松，浮上海面，从容不迫地透透气。要知道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自由自在地享受过阳光了。即便囚犯，每天还有一定的放风时间呢，而咱们连这一点都得不到保证。骚扰多得无法想象，其中最恐怖的当然是各种各样的渔船。一个大拖网过去，无数的朋友都要失去自由，有时也包括我的兄弟乃至长辈。人类总觉得大海无限广阔，物藏无限丰富，但其实咱们的生存空间已经小得不能再小，而且每天都有一些种类在灭绝。虽



然这样下去人类最后也不会有好果子吃，但毕竟还是咱们灭亡在先。每念及此，我的心情总是非常沉重。别笑话我杞人忧天，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下边儿孙满堂，我不为你们的前途考虑，谁为你们的前途考虑？

慢悠悠地浮上水面，看看左右无人，然后就向岸边游。天气很好，猎猎海风在水面上犁开道道波纹。波浪有节奏地打在身上，我心里一片宁静。这是我多年来已经熟稔于心的生活。向下看看，海水并不像人类形容的那样是蓝色，它的颜色比蓝要深得多，更接近于黑。爬上岸，惬意地趴在沙滩上，眯着眼睛一动不动地晒太阳，那种感觉实在是爽。背上的铠甲晒透了，随即机灵地翻个身再晒。别看我个头大，似乎显得很笨，但做这个动作，人类的体操运动员也不一定能比得过我呢。

那天晒得确实过瘾。我几乎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太阳越来越斜，温度一点点地消退，该回去了。于是睁开眼睛，我慢慢向海里爬去。

半道上我听见了人类的声音。就像他们所说的，我这个千年老龟已经成精，因此能听得见他们的声音。事实上我就相当于他们传说中的千里眼顺风耳。不好，要坏事！无比强烈的紧张与焦虑立即像虎鲨吃鱼那样，一口吞噬了我整个知觉！

三

声音是从一条不大的渔船上发出来的，上面装着柴油发动机。发动机周围散落下来的柴油味让我恶心，那感觉就像人类晕船晕车一样。我知道情况不妙，于是赶紧往下沉。其实我下沉的速度比潜艇紧急下潜快得多，但还是慢了半拍。因为我感觉到了渔网的阻挡。

拖网再大也有边，只要能找到那个边沿，突围还是有希望的，尽管比较渺茫。我在里面左冲右突，希望能依靠自身的经验，迅速找到网边，然后逃之夭夭，但是一直没有得手。我能感觉到网线的压力越来越大。这说明，他们正在收网。



我本能地在里边盲目挣扎着，突然感觉脚蹼陷进了网眼，于是赶紧往外拽，但几经努力，都没有成功。我这才明白，这伙人使用的是小孔网。他们不仅公然违反休渔规定，而且还明目张胆地使用小孔网，真是可恶至极。

咒骂是徒劳的。突然，一阵钻心的疼痛从脚底升起，然后迅速笼罩住我的整个躯体。原来是渔网上用来增加重量的金属片划破了我那只脚蹼。我疼得眼泪直掉，不仅仅因为疼，更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恐惧和绝望。

我被渔网拖上了船。网还没打开，就听见有人在发牢骚，说：“他妈的，又是白忙活，都是这样的小家伙！”一听声音，我就知道是那个丑陋不堪的黑瓦刀条脸。这家伙经常干这样的勾当，手上沾满了咱们无数朋友的鲜血。忽然另一个声音尖叫起来：“啊，海龟，大海龟！”我知道，就是那个大肚子（如今人类的肚量越来越大，我们动物的累累白骨，在人世间造就了无数的将军丰肚。可以这么说，人类的脂肪就是动物的血泪）。他和黑瓦刀条脸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是一路货色。

刀条脸和大肚子都愣住了。刀条脸喃喃道：“天啦，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海龟！”大肚子也说：“怕有二百斤吧？弄不好至少活了五百年！”有眼无珠的笨蛋！我一千岁的年龄，平白无故地忽然就被他剥夺了一半。我从来不怕承认年龄，因为咱们不搞按年龄画杠一刀切。一刀切是人类的特色。因为他们一直在无限膨胀。否则，咱们的领地也不会日渐萎缩。我真是搞不懂，他们为什么总要把自身的危机转嫁到其他物种身上。

刀条脸双手合十，低声喃喃自语。仔细一听，我简直要气炸肺。原来他竟然是在感谢海神给了他这样一个发财的机会。混账王八蛋，早晚必遭天谴！

刀条脸放下手，喜形于色。他兴奋地在大肚子肩膀上捶了一拳，说：“看，我说得没错吧？我就知道今天会有好收成。一船鱼能卖几个钱儿？这么大一个海龟，至少值五千。五千呀兄弟，你知道不知道！”



大肚子无聊地把玩着手中的水手刀，那刀随即啪啦一下子跌落下来，笔直地在甲板上立住。

四

几天后，我脚蹼上的伤越来越厉害，估计已经发炎。我又疼又饿，但他们一概不闻不问。刀条脸和大肚子的兴奋劲还没有过去，引来许多人像看风景那样看我，弄得我格外别扭。在海底我是长者，有自己的尊严，个个见了我都毕恭毕敬，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包括凶恶的鲨鱼，会像他们那样缺乏教养，一直盯着我看。更有甚者，有人还伸出肮脏的爪子来碰我——我没说错，人的手是爪子，动物的爪子才是手。因为咱们只碰自己该碰的东西，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听到一个家伙说：“你看，它背上还长着一个海螺，肯定岁数不小。”无知的东西，这样的现象在海底比比皆是，它叫共生。说起来，咱们海底生物比人类更仁义，更有人道。我们可不像人，一个个都是刺猬，同类间都不能靠得太近。咱们也吃别的种类，但大家都有固定的食物链，不像人类，长腿的不吃板凳，长翅膀的不吃飞机。

刀条脸和大肚子把我放到一辆农用三轮车上，突突突地往城里运。越往里走，我的恐惧感越强烈。因为那里的生活我越来越陌生。离开了海，我就像鸟儿失去了翅膀。

最开始接触的几家饭店，都不愿开高价。最高一家只肯出两千元，跟刀条脸理想中的价码相差甚远。从第四家饭店出来，他们俩已经有点垂头丧气了，嘴里也开始不干不净、骂骂咧咧。可气的是，他们竟然迁怒于我，骂我是个不吉利的东西。就你们这德行，下次出海不翻船才怪呢！我倒要叫你们看看，究竟什么叫不吉利。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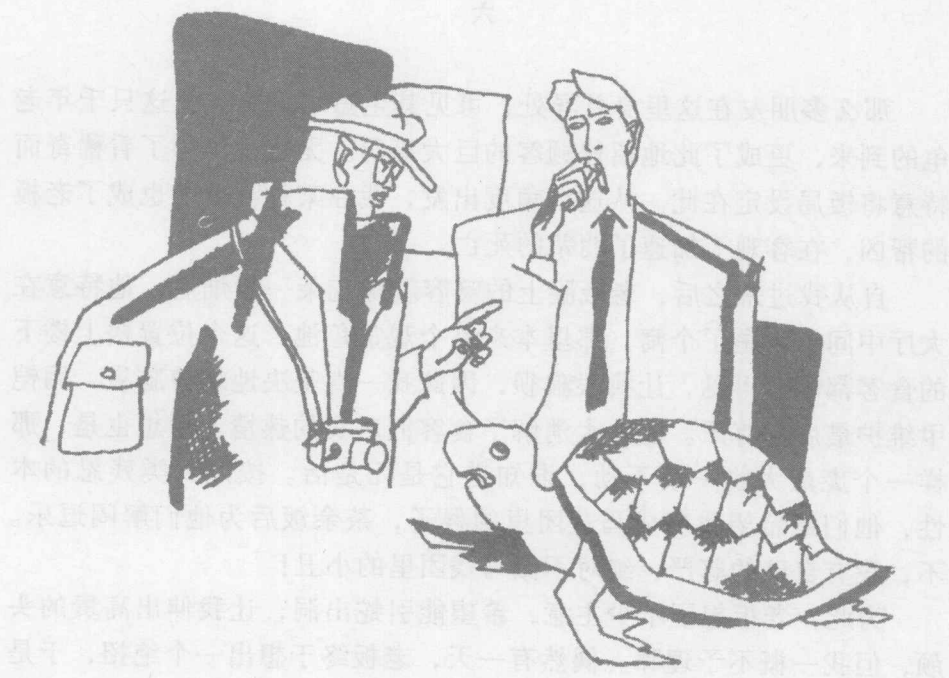
到第五家饭店时，云散雨收，太阳如同从阴影里突然跳出来似的，一下子就爬到了天空的正中央。这提示我，时间已经到了中午，



正是在沙滩上充分享受阳光的好时机，可惜我已经失去自由。今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也很难说。

听到这家饭店老板的声音，我感觉很熟悉。因为有无数的朋友，最后都在他手下丧命，包括天上飞的天鹅，以及其他各种级别的保护动物。他是人类最成功的刽子手。看到他身后富丽堂皇的装修，我心里不由得隐隐作痛。那鲜艳的红色，分明就是动物的鲜血。即便现在闻起来，还涌动着浓烈的血腥气息。我知道，屠杀每天都在进行着，多少年来从来不曾间断。这座气派的三星级四层海鲜酒楼，可以说就是咱们动物的尸骨垒起来的。忍看朋辈成新鬼啊。想到这里，我不禁泪如泉涌。

老板、刀条脸和大肚子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也在客观上促成了交易的成功。此前双方一直在讨价还价，刀条脸和大肚子要八千元，老板只肯出三千元。谈判正要破裂，他们忽然看到我的眼泪，于是大为惊奇。老板占了上风，他说：“看到了吧？我就说它是有灵性的，





你们以它牟利肯定会遭报应。还有，刚才明明在下雨，为什么一到我这里就晴天了？这说明我跟它是有缘的。一切都是天意。成交吧。”刀条脸和大肚子对视了一下，迟疑地说：“那好，给我五千元，我们马上就走！”老板哈哈一笑，拉开抽屉从里面掏出一沓崭新的票子，说：“这是四千元，不然，你们把它拉走。”他指了指地上的我。

那沓崭新的钞票无比挺括，散发着阵阵特有的味道。那种气味咱们深恶痛绝，但显然很对人类的胃口。老板用右手拿起钞票，在自己左手上比画两下，制造出一阵清脆的摩擦声。我注意到，刀条脸和大肚子顿时眼睛都直了，并且还闪出了一阵强光。刀条脸上前半步，说：“天都中午了，你得管我们一顿海鲜火锅！”老板又是哈哈一笑，随即打铃召来小姐，吩咐将他俩领下去。

他们走远了。老板蹲下来仔仔细细地观察我，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我尽量缩成一团，惶惶不可终日。落到这样的刽子手手中，还能有什么好下场。突然，我听见老板轻蔑地嘟囔一句：“乡巴佬！”

六

那么多朋友在这里身首异处，可见其生意之火暴。我这只千年老龟的到来，更成了此地招徕顾客的巨大筹码。无数食客为了看稀奇而特意将饭局设定在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老板的帮凶，在客观上加速了朋辈的死亡。

自从我过来之后，老板脸上的笑容就像花朵一般灿烂，他特意在大厅中间给我垒了个窝，那里本来是个观赏鱼池。这个位置楼上楼下的食客都能看得见，让我很狼狈，因此我一直坚决地缩着脑袋，用铠甲维护最后的尊严。这大大消解了食客们对我的热情。想想也是，那样一个庞然大物一动不动，谁知道它是死是活。按照人类残忍的本性，他们最希望我变成马戏团里的猴子，茶余饭后为他们解闷逗乐。不，我有自己的尊严，绝对不做马戏团里的小丑！

为此，老板想了不少主意，希望能引蛇出洞，让我伸出高贵的头颅，但我一概不予理睬。偶然有一天，老板终于想出一个绝招，于是

吩咐手下不给我食物，到了中午和晚上，酒楼生意最火暴、食客最多的时候，再给我喂食。我本来就上了岁数，再说脚上还有伤，每天又都休息不好，身体本来就很糟糕，再一饿，你不知道有多么难受。

明知老板要逼我当众表演，饥饿之下，我也顾不得许多。正所谓饥不择食、寒不择衣。头一天吃饭时，周围唧唧喳喳的片刻不得安宁。一个家伙说：“你看，它还挺会吃。一口下去，还能把海螺的壳嚼碎吐出来！”另一个家伙说：“我还真是头一回看到海龟进食的模样，有意思，有意思！”又一个家伙立即自作聪明地接了一句广告词：“牙好，胃口就好。”

只吃个半饱，我就坚决地缩起了脑袋。还说我的吃相不好，咱们随便哪一个的吃相都比他们文雅得多。因为咱们只吃该吃的东西。不像他们，什么都敢往肚子里塞。还有，恐怕小学生都知道，别人吃东西时盯住人家看是不礼貌的，但这些人就是那么没教养。也是，刽子手是不必顾及教养不教养的。

从那以后，我每天就只能在中午和晚上吃点东西。酒楼的生意因此又火暴了很长时间。

我没想到的是，灾难才刚刚开始。

七

上午是难得的安静机会。那天我正趴在那里闭目养神，忽然远远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原来是刀条脸。我立即睁开千里眼，于是看到了下面的一幕。

一个韩国人进了刀条脸的家。

刀条脸说：“没办法，你来晚了一步。”

那人说：“不要紧，你再把它赎回来。我们给你高价。”

刀条脸看着那人的眼睛不说话。

那人说：“一万元。”刀条脸听了竭力克制着内心的痛苦与失望，无法开口；那人接着说：“两万元。”刀条脸眼睛里闪了一阵光，但很快就熄灭了；那人不慌不忙地说：“三万元。”刀条脸本想开口，



但已陷入瞬时失语状态；那人见状，胸有成竹地说：“四万元。”刀条脸的喉咙骨碌几下，依然无法开口；那人急了，大吼一声：“美元！”那刀条脸随即短促地惊叫一声，眼睛瞪得如同秋天的葡萄。那人忽的一声站起来，说：“四万美元一口价。你看着办吧！”刀条脸也跟着站起来，哆哆嗦嗦地说：“行行行，但但是我是个条件，你要保密，无条件地保密。”

想不到我竟然有这么高的身价，看来我得漂洋过海了。想到这里，我心里不由得一阵悲哀。

刀条脸要把我赎回去，价码从四千元，五千元，一直增加到了一万元，但老板就是不同意。“这样吧，你别来了，我按照你最初的开价八千元，再补给你四千元。这是最后的决定。你走吧。趁我现在还没有后悔。”说着从抽屉里抽出一沓崭新的钞票，推到了老板台的边缘。

终于不用流落他乡了。听到刀条脸离去时沮丧而又沉重的脚步声，我不由得一阵轻松。

八

好多天之后，我跟前又来了新的观赏者。那不是别人，是报社的记者。他严肃地问道：“老板，我们接到电话，说你这里有一只千年大海龟，对吧？”我当时都听到了。当然，是老板本人的意思。我也不懂，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至于我的年龄，那也是老板瞎蒙的。要是按照他的意思，恨不得说成万年老龟呢。年岁越大，不是越神秘越奇货可居吗？

老板点头承认。记者说：“这样的海龟，是国家保护动物，你应该知道吧？怎么能老将它放在这里呢？”老板嘻嘻一笑，说：“这道理我当然懂。保护动物，这个意识人人都应该有。正因为如此，我才出巨资将它买下来。它脚上有伤，我准备等它养好了伤，就送回大海放生。你可能还不知道，过去我曾经多次放生。最近的一次，是放生了一只天鹅。那是去年的事情，新闻电视台曾经播过。”

“啊？是吗？太好了，这是一条好新闻，得好好策划策划！”记者



的眼睛马上就开始闪闪发光。看着他那个样子，我感到非常着急。海神保佑，他千万别上老板的当。的确，这个理由是那么的冠冕堂皇，不由得你不相信。而据我了解，放生天鹅根本就是一个骗局。那只天鹅的经历跟我差不多，也是有伤，老板以养伤为名一直养着以招徕顾客。因为既不懂专业知识，又不肯真心为它治伤，它很快就奄奄一息。无奈之下，老板通过内线给电视台记者送了个红包，换来了一个高招。老板满面笑容地站在动物园门口，怀抱一只从动物园里挑选的天鹅，由电视台录像。播出来的消息是某某酒楼老板放生国家保护动物天鹅。这个消息，为老板当选政协委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那个该死的记者，也因为这条消息而获得了年度好新闻奖。本来是一将功成万骨朽，现在只朽一骨而成就众将，那只天鹅也算是死得其所吧。

他们先在楼上吃海鲜火锅，当然老板陪着。后来电视台也来了两个记者，还扛来了摄像机。酒桌上的气氛非常融洽，听说刀条脸要赎我的事情以后，记者们的眼睛立即变成了探照灯。报社的那个最为激动，连声说：“好好好，这个细节新闻价值很高，一定要好好挖挖。这样的新闻读者才喜欢看！”

“干！”这是记者们豪爽干脆的声音。那可耻的语调我永生难忘。

九

醉醺醺的记者们步履踉跄地来到我身边。刺鼻的酒臭气熏得我简直要呕吐。见了我，报社那个记者故作文雅地眉头一皱，捂住了鼻子：“天啦，什么怪味？”他真是白长了一双明亮的眼睛。他难道看不出来，我脚上的伤已经发炎，伤口正在溃烂吗？老板说：“海里的东西都有个腥味。再说它脚上还有伤，发炎了。我们正在治疗。”鬼话连篇，我什么时候闻到过药味？记者摇摇头，说：“这不行。它身上这么脏，再说又不动弹，照片拍出来效果不好。这样吧，你先安排人给它清洗清洗，过两天我们再过来拍照。”说到这里他搂住老板的肩膀，凑到他耳朵边上说：“我准备搞个连续报道。第一篇报道你这里有只千年大海龟的消息；第二篇介绍你放生天鹅和抵御金钱诱惑、



坚决拒绝将海龟赎回去的经历；第三篇稍晚一点发，你抽空挑个好天，咱们到海上去放生，我把那个场面拍下来发表，保证轰动。这么一来，你们酒楼还愁没有客人?!”

老板大喜，连说：“好好好，那就听你的。多谢多谢!”

听了这段对话，我顿时陷入万丈深渊中。本来想早点结束苦役，现在看来刑满释放依然遥遥无期。我只有坐以待毙。

随着我伤势的加重，我每天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后面的许多事情因此都显得有些模糊，如同浓雾弥漫的海面。

十

放生那天我已经人事不省。千里眼瞎了，顺风耳也聋了，是海边那种特有的带着腥咸味的空气把我吹醒的。慢慢地，我的听觉和视觉也恢复了不少。我能听到浪涛冲击岸边沙滩的熟悉的声音。那一刻，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眶。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我是大海里生长的动物，大海就是我的故乡。尽管遭逢这番不幸，但能魂归大海我已经心满意足。

船离岸越来越远。我想我不能轻饶这群混蛋，于是用自己特有的语言呼唤你们。人类自以为聪明，但却听不到也听不懂咱们的声音。那是次声波。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震耳欲聋，还有照相机轻微的喀嚓声。摄像机的镜头也一直在我身上扫描。然后我感觉到了下坠，接着海水淹没了我的躯体。一进入大海，我脚蹼上的伤顿时好了一大半。久违的海水给了我最后归宿的感觉，我甚至有些激情澎湃。我没法不激情澎湃。海龟们摆出来的战斗队形，是我这一生中所看到的最严整最肃穆最具力量感的队形。实际上那也是我指挥和经历的惟一一次出征。因为我们原本在海里和平地生活着，不必大动干戈。

落水的那个瞬间，原本天朗气清下的大海忽然海风呼啸，波浪滔天，海面也变成了深沉的土黄色。那是你们的身影。你们遮蔽了方圆几十里的整个海面。一张张熟悉的脸上写满了愤怒、正义，以及强烈



的复仇愿望和必胜信心。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海龟齐声喊杀——可惜他们听不见，然后有节奏地向那艘可耻的船只发动攻击。沉闷的声响震动了天空。我们生性善良平和，但这并不等于软弱可欺。真正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也只有以死相拼。因为大家都明白，那是我们惟一正确的选择。甚至我这个已经奄奄一息的老者，也像听到号角的战士那样慷慨激昂。只要身上还有一点力气，我也一定会带头向那条船撞去。可惜，我已经动弹不得，不能在这场我惟一经历和指挥的悲壮海战中跟我的同胞骨肉同生共死同进同退，这将是我终生的遗憾。

船剧烈地摇晃起来，像我在酒楼中经常见到的醉客，沉闷的撞击声有节奏地从海底升起。随即，我听到了老板惊恐万状的声音：“天啦，你们快看，那是什么？”记者们也大惊失色，手中的照相机、摄像机都失手落入海里。接着喀嚓一声巨响，船慢慢开始四脚朝天。

我在海中见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老板，还有记者。不同的是，他们不再神采飞扬气宇轩昂。气泡从他们的伶牙俐齿之间不断泛起。照相机和摄像机如同空气中的鹅毛，轻飘飘地往下沉。

我浮在浅水中，迟迟没有下沉。我要亲眼看到那帮人的下场。鲜血染红了海面，有他们肮脏的充满了油脂的血，也有我们纯洁无辜的血——跟厚厚的船板相比，我们的铠甲还是不够坚固，在人类面前，我们终究是弱者。那几个家伙很快变成了碎片，然后又化为了粉末。

在逐渐从红色淡化出来的海水中，我看到了一张张散落的报纸。有几条消息都与我有关系，严格地说是与老板有关。老板笑容可掬，旁边有一只昂首的海龟，背上还固化着一只海螺。人类虽然不能分辨，但你们肯定都看出来了，那不是我，那是从网上下载然后合成的照片。要动歪心眼，没有谁能比人类更聪明。

船体慢慢沉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十一

该结束了。经过这一番逗留，我回光返照的力气也已经所剩无几。之所以要拼着最后的力气将这些经历说出来，主要是想让你



们——我的兄弟子孙和朋友吸取教训。

告诉你们，我们最大最危险的敌人不是虎鲨，不是食人鲳，不是风暴，也不是潜流。我们最大最危险的敌人永远只有一个——人类，残酷无情的人类。

还有一句话你们要记住。在没有落入人类的魔爪之前，好好珍惜每一天！

选自《少年文艺》（上海）2005年第1期